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正式记录

第二十年

第一二八六次会议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六日

纽约

目次

	页次
临时议程 (S/Agenda/1286)	1
向离任主席表示感谢	1
通过议程	1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塞浦路斯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5488)；	
秘书长的报告 (S/7350)	1

说 明

联合国文件都用英文大写字母附加数字编号。凡是提到这种编号，就是指联合国的某一个文件。

安全理事会文件（编号 S/…）通常刊载于每三个月印行一次的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补编内。文件全文或有关资料可按日期在补编内查阅。

安全理事会决议依照一九六四年所通过的体制编号，刊载于每年一卷的安全理事会决议和决定中。新体制于一九六五年一月一日起全部实施，并追溯适用于以前通过的决议。

第一千二百八十六次会议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六日星期四下午三时在纽约举行

主席：**F. H. 科纳先生**(新西兰)。

出席者有下列国家代表：阿根廷、保加利亚、中国、法国、日本、约旦、马里、荷兰、新西兰、尼日利亚、乌干达、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和乌拉圭。

临时议程(S/Agenda/1286)

1. 通过议程。
2.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塞浦路斯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5488)；

秘书长的报告(S/7350)。

向离任主席表示感谢

1. **主席**：我的第一个、也是令人愉快的任务是代表安理会，向上届会议主席、荷兰代表德博斯先生表示谢意，感谢他上月份为安理会提供的服务。

2. 我们大家深知他在完成许多使命和在联合国各机构中表现出来的杰出的个人才能和丰富的国际经验，因而，不言而喻，他上月份对安理会工作的领导必然是明智的和果断的。德博斯大使一如既往地满足了我们的最大期望。

3. 我们同样愉快地欢迎乌拉圭代表回到我们中间来。我相信他已经完全恢复了健康。

4. **德博斯先生**(荷兰)：我愿向你，主席先生，对我所说的十分亲切的话表示感谢。不幸的是，我们上月份所进行的长时间的辩论并没有如我们大家所期望的那样导致一个建设性的和积极的结果。但是由于

发言人的努力，这次辩论进行得很有水平，很有价值。因此，主持这次辩论是很大的愉快。

5. 如果我不承认把主席的职务交给你这样有才干的人是更大的愉快，我就欠坦率了。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塞浦路斯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5488)；

秘书长的报告(S/7350)

6. **主席**：我接到了塞浦路斯、希腊和土耳其代表分别在S/7359、S/7355和S/7357三个文件中提出的要求，要求邀请他们参加讨论刚才列入安理会议程中的问题。如果没有异议，根据惯例，并经安理会同意，我提议邀请这三国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参加安理会的讨论，但无表决权。

应主席邀请，Z.罗西泽斯先生(塞浦路斯)、A.S.利亚蒂斯先生(希腊)和O.埃拉尔普先生(土耳其)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7. **主席**：现在安理会继续讨论我们面临的这一问题，我提请诸位注意秘书长一九六六年六月十日的报告〔S/7350〕。我也提请安理会注意阿根廷、日本、约旦、马里、荷兰、新西兰、尼日利亚和乌干达联合提出的决议草案〔S/7358〕。

8. 我想，在今年三月讨论这一问题的最后几次

会议上,安理会各位代表普遍认为下述做法是可行的,即由一个共同提案国介绍决议草案,然后立即进行表决。假定所有代表在草案文本正式散发前后都能有充分时间予以非正式的研究,在这种情况下,我希望各位代表能同意我们这次也采用上述程序,自然,这是以下述谅解为条件的,即在表决之后可以发表意见。

9. 既然这个建议看来受到了安理会各位代表的欢迎,我就请荷兰代表发言,介绍决议草案。

10. **德博斯先生**(荷兰):我荣幸地应共同提案国的要求向会议提出决议草案。该草案已作为S/7358号文件分发给各位代表。这一草案是由阿根廷、日本、约旦、马里、荷兰、新西兰、尼日利亚和乌干达共同提出的。这一文本是安理会各代表和直接有关各方之间非正式协商的结果。

11. 共同提案国提出这一文本的意图,是要把决议内容限制在延长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的期限和某些普遍同意的有关方面。共同提案国略去了一切可能引起争论的内容。当前,更有理由避免这样的争论,因为,正如秘书长报告第179段中指出的那样,看来促成塞浦路斯问题的解决已经有了新的希望,而这正是我们大家所热切期望的。因之,决议草案并不涉及塞浦路斯问题的实质,因为当前辩论这个问题看来是弊多利少。

12. 本决议草案文本几乎完全是按照一九六六年三月十六日我们所通过的第二二〇(一九六六)号决议来起草的。草案首先在序言部分反映了秘书长在报告中所表达的、并为安理会所共有的这样一个信念,即如果要在塞岛继续维持和平,在目前形势下联合国部队继续留在那里仍然是必要的。将目前的文本与第二二〇(一九六六)号决议对照一下,就可以看出,旧文本序言部分的最后一段在新文本中没有了。那一段是这么说的:

“注意到,根据秘书长报告,这个根本问题尚未解决”。

目前的文本中删去这一段话,并不意味着这一根本问题业已解决——因为我们都清楚该问题没有解决——而是意味着重新出现了解决的希望。

13. 提案国相信,安理会愿意尽一切努力促进各方加紧解决问题。为此,草案实施部分第2段再次

“敦促有关各方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并为实现安全理事会的目标做出坚决的努力”。

14. 最后,草案实施部分第3段提出,将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的期限延长六个月。这次提出延长六个月,而不是三个月,其原因不仅是因为这样做有某些实际上的好处,而且正如第3段所述,是因为我们殷切地希望“在这一期限结束以前,在走向问题的解决方面将能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从而使撤离或大量削减驻军成为可能”。各位代表将会注意到,上述最后这句话是从秘书长报告的最后一句话中引来的。

15. 决议草案提案国希望,这一草案能不经辩论就予以通过,并能获得安理会的一致支持。这样,安理会就能重新大力推动各方去努力解决问题,从而也表达了我们的期望这一问题取得政治解决的迫切心情。

16. 最后,既然可以不进行辩论,是否请允许我表达一下在决议草案中难以表达出来,但却是安理会的代表们所共有的一些感情。这里我指的是安理会各位代表对秘书长和他的同事们的高度赞赏和谢意,感谢他们不辞辛苦使联合国在塞浦路斯的行动得以继续下去,并为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的官兵、最后也为各国政府开辟了解决问题的途径。这支部队在这两年多来维持了该岛的和平,而各国政府也通过这种或那种方式配合了这件工作。如果所有这一切都能象我们所热切希望的那样,在不久的将来通过塞浦路斯问题的最后解决而获得一个圆满结果,那么,他们全体的努力就会得到最好的报偿。

17. **主席:**根据我早些时候提出的程序,我认为,如果安理会现在就对决议草案[S/7358]进行表决,将不会有异议。

举手表决。

决议草案一致通过。¹

18. **卡拉登勋爵**(联合王国):我愿代表我国政府欢迎刚才通过的决议,特别欢迎这一决议是一致通过的。此外,我们也十分感谢你,主席先生和安理会

¹见第二二〇(一九六六)号决议。

的其他代表，你们在安理会本次会议以前进行了协商和合作，使我们得以取得这一大家一致同意的结果。这样的准备工作和意见的一致是符合安理会的优良传统的。我还要对秘书长的报告表示赞赏。这个报告清楚地和全面地描绘了塞浦路斯的局势，说明了联合国部队经常遇到和现在继续面临的困难。它反映了这支部队在维持和平工作中表现出来的耐心、机智、警惕和果断，也反映了C.贝纳德斯先生作为秘书长驻塞岛特别代表在长期执行任务期间表现出来的毅力、灵活和干练。

19. 我确信，我们都愿对秘书长和在他的领导下为这一国际事业工作的全体军事人员和文职人员表示钦佩，并向他们致以谢意。

20. 秘书长在报告中对A.J.威尔逊准将在代理联合国部队司令的四个半月为联合国提供的服务表示敬意，我国政府对此感到特别高兴。用秘书长的话来说，在这段时间中，“他表现出极高的领导水平和外交才能，并且模范地接替了他卓越的前任的工作”。〔S/7350，第8段。〕

21. 在整个执行维持和平的长期性任务期间，我国政府一贯努力进行全面合作，其方针是给予联合国秘书长及联合国部队以各种可能的支持，欢迎并鼓励一切旨在缓和紧张局势、缩小分歧和促进达成最后协议的努力。我们的支持是一贯的、及时的和实际的。而且我愿意保证我们将继续提供这种支持。

22. 我们将继续提供现有兵力为一千多人的英国部队，并将继续提供这支部队的经费。在联合国部队延长驻期的六个月中，我们将另外自愿捐款二百万美元。

23. 此外，我们重申我们在一九六六年三月的保证：为帮助弥补截至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为止的费用所造成的亏空，在我们已向秘书长提出的那些条件下，我们准备除一切其他捐赠之外，追加一百万美元。

24. 我以前曾说过，只授权秘书长完成任务，而又不给他完成任务的经费，这是不能容许的。我们感到高兴的是，秘书长为弥补过去的亏空争取各国捐

款所作的努力业已取得某些进展，我们提请大家特别注意他的下述说明：

“特别是有鉴于安理会中……多次表决赞成，而且都是全体一致赞成的，可以期望自愿提供捐款支持这一行动的国家一定会比过去多得多。”

〔同上，第180段。〕

25. 确实这样的情况是太经常了：即愿意要求采取行动，而又不愿意提供捐款来支持这一行动。因此，我们相信，我们的做法使我们有权呼吁其他国家，特别是到目前为止尚未提供任何捐款的国家，在这一国际努力中和我们一道合作，这种努力用秘书长在他的报告第181段中的话来说，“对于避免再度发生灾难性的暴行和冲突是绝对必要的”。这一努力不仅是旨在维持和平，而且也是为了促使和平解决使塞浦路斯人民遭受如此长期折磨的基本争端。

26. 正是因为我们深信，只有将联合国部队再维持一个时期，才能获得最后的和平解决，我们才在今天提出这些我们给予支持的保证。

27. 赛杜先生(法国)：我的代表团对于决议的一致通过表示满意。我们认为，阿根廷、日本、约旦、马里、荷兰、新西兰、尼日利亚和乌干达代表提交我们的决议草案文本，反映了安理会的主要意见。关于把联合国驻塞浦路斯部队的驻期延长六个月的问题，我的代表团认为，总的说来，安理会把期限定为三个月为好，因为这样做说不定是说服双方进行磋商的较好办法。但是，鉴于秘书长在他极为全面的报告里所述危机的发展情况，看来在目前情况下延期六个月还是可以接受的，因为我们刚才通过的决议把这次延期与下述一点联在一起，即“殷切地希望，在这一期限结束以前，在走向问题的解决方面将能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从而使撤离或大量削减驻军成为可能”。

28. 安理会各位代表都知道，这种措词符合于人们愈来愈普遍的关切，维持和平行动特别委员会、特别是加拿大代表就一再表示过这种关切，²秘书长也多次表示过这种关切，他最近在关于联合国在塞浦路

²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一届，附件，议程项目33，A/6414号文件，附件二，工作组第二次会议。

斯的行动报告里就表示过这种关切。维持和平的行动是有效的，这一点无可置疑；但这种行动实际上又可能起到推迟解决政治问题的作用，因为它可能使有关各方感到无须做出努力。因此，我的代表团对这个决议最后一段的措词感到满意。

29. 本着同一精神，我的代表团必须说明，它对希腊和土耳其两国政府间即将举行的会谈特别关注。我的代表团和秘书长一样，希望会谈将有助于塞浦路斯问题的解决。同时，要使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不致遭到破坏，就必须保证，不得发生任何轻率的行动，以免使任何一方的任务复杂化。

30. 因此，我们完全赞同秘书长呼吁塞浦路斯领导人尽力采取一切措施，以便遵照全岛居民的愿望，既防止恐怖行动的发生，又为恢复塞岛的正常状况而竭诚地工作。

31. 现在我想就秘书长在报告的第180段里谈到的经费问题发表一点意见。报告里所要求的某些方面，看来的确超出了塞浦路斯问题本身的范围。首先，关于提到表决的一致性问题的，我想简单地回顾一下一九六四年三月四日我们所进行的表决，特别是我们对当时通过的决议〔第一八六(一九六四)号决议〕的第4段所持的保留态度。那次的表决以及我在同一天〔第一一〇二次会议〕的发言，已把我们对这一原则问题的保留意见阐述得十分清楚。这些保留意见便是我国政府从那时以来对此问题所持的基本立场。

32. 其次，在一个关于具体工作的报告中去谈论对整个维持和平的行动应该如何提供经费的问题，这种做法本身是否合适，我们抱有怀疑。我的代表团认为，而且我们在另一处更直接地谈到这个问题时已经指出，安理会必须有权自由选择最适宜于某种具体情况的经费提供办法。在我看来，不应该先入为主地认为某种办法行不通，因为历史已经表明，在这类问题上没有一种办法能够称得上是尽善尽美的。

33. 发表了上述意见之后，我要对秘书长及其同事们的努力表示赞赏，他们给我们提供了极其宝贵的资料，使我们作出决定有了依据。

34. 最后，我想重申，对刚刚举行的、获得一致赞同的表决，我的代表团十分诚挚地表示欢迎，特

别是因为在决定延长驻军期限的同时，也明确地表示希望在问题的和平解决方面能确有进展，从而使削减驻军甚至撤出驻军成为可能。

35. 伊亚拉先生(尼日利亚)：安理会刚刚作出决定，把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驻塞浦路斯的期限再延长六个月。尼日利亚代表团欣然支持这一延期的倡议。我们这样做有几个理由，但主要的是希望秘书长要求的这次延期到年底时将会使局势得到实质性的、明显的改善，甚至可能导致这个棘手的问题获得解决。几年来，尼日利亚一直以极大的关切，有时则是怀着真诚的焦虑心情，注视着塞浦路斯局势的发展。我们期待有那么一天，和平将会在塞浦路斯这块遭受折磨的土地上重新得到恢复，因为我们同塞浦路斯的人民一直有着始终不渝的友谊，并且我们一贯支持塞浦路斯的独立。

36. 尼日利亚代表团想借此机会，向秘书长及其派驻塞浦路斯的全体人员以及联合国驻塞浦路斯部队的全体官兵表示祝贺，祝贺他们自安理会上次举行会议研究这个问题以来所做的极其有益的工作。我们欢迎秘书长这个叙述十分详尽而且内容极为丰富的报告，虽然，如果塞浦路斯的军事、社会和其他状况到现在有了足够的好转，以至能够作出一个更中肯的报告和对未来作出更令人鼓舞的预测，我的代表团自然是会更感快慰的。

37. 我的代表团特别注意到秘书长就维持和平行动的财政状况所作的说明。我们不得不同意他的这一结论，即必须找到一个更加可靠和切实可行的办法来解决这类维持和平行动今后的经费问题。因此，我们希望目前负责这个问题的有关机构和委员会，能尽力制定出某种更适应这种情况的方案来。

38. 然而，鉴于联合国当前所面临的形势，以及当前工作不断需要的经费开支，尼日利亚政府决定再提供三千美元，作为联合国自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日起的六个月内在塞浦路斯的行动的费用。这笔微薄的捐款既解决不了联合国由于这一行动而累积下来的全部经费问题，当然也不能满足安理会刚通过的延长驻军期限所需的全部开支。但是这笔捐款是来自尼日利亚这样一个由于本身的发展和资源的开发而需要大

批经费的国家。它表达了我们对塞浦路斯人民的良好愿望；也表达了我们热切希望尽一切可能为塞浦路斯恢复和平和稳定作出我们的贡献。它标志着我们对联合国维持国际和平和安全的责任的信任，也标志着我们确信联合国在这方面作出合法决定之后，一定会有办法履行其职责。

39. **基哈诺先生**(阿根廷)：安理会今年三月份开会研究了延长联合国部队在塞浦路斯的驻期问题，以便在该部队的协助下，确保为达到解决问题这个最终目的所需的稳定局面。当时阿根廷代表团所抱的乐观态度是谨慎的，但仍然是真实的。

40. 这就是说，我们认为，我们当时已能瞥见塞岛上的情况在改善的迹象。这种改善意味着安理会派遣维持和平部队进驻塞浦路斯的目的正在达到。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一看一九六四年三月四日第一八六(一九六四)号决议的有关部分，我们就会了解到，维持和平部队的任务是“防止再次发生战斗，并有必要帮助维持和恢复塞岛的法律与秩序以及恢复正常状态”。

41. 我们从秘书长的详尽报告的第173段中得知：“过去三个月期间一系列事态的发展，只能看成是政府和塞浦路斯土族领导之间的基本关系令人焦虑地趋于恶化的表现。”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对秘书长在其重要报告里所描述的塞浦路斯的事态发展感到失望。

42. 我们不安地注意到，报告说，表明这种事态发展特征的某些行动，甚至可能危及和平部队所奠定的平静和稳定局面的脆弱基础的存在本身；这些行动的一再发生，可能会使为恢复正常状况所做的全部有益工作付诸东流。因此现在我们非常强调地表示支持秘书长呼吁那些负责的领导人使局势保持平静，不让恐怖行动妨碍调停工作的进展，或破坏联合国进驻塞岛所取得的成就。

43. 尽管有这些令人吃惊的消息，但我们并不悲观。我们感到，在象谋求解决塞浦路斯进退两难的困境这样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里，一定会遇到有时前进有时后退的情况。虽然目前的道路看来象是通向深渊的边缘，但是，象秘书长一样，我们坚信，理智和稳健将会在各方占上风，引起我们忧虑的危险征兆将会被克服，并且不久我们将会置身于安全的土地上。

44. 因此，与其说是双方关系恶化本身使我们感到十分沮丧，倒不如说是秘书长报告第88段的叙述更使我们感到不安，因为正如我刚才说过的，这种关系是能够得到改善的，可是秘书长在这个报告的第88段里却重申了他前几次报告所强调过的问题，即两族居民的一方或双方都主张正常状况的恢复几乎要完全取决于在解决主要政治争端上的进展情况；而解决政治争端的进展情况又取决于他们对取得进展所抱的决心。这一点比局势的实际恶化更使我们不安，因为看来目前这种气氛很难促成态度的改变。

45. 但是，我们认为，在这里我们可从塞浦路斯问题中吸取与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有关的教训。在我们开始发言时，我们曾强调指出，联合国部队作为恢复正常状况的一个因素，它的留驻一开始即与塞浦路斯问题的合理解决有关。我们在一九六六年三月十六日安理会第一二七五次会议上的发言中，曾经说过，我们希望非常清楚地确定这样一点，即只有在当时看来已经取得的结果能为真正解决问题，即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创造必要的气氛的条件下，这些结果才会具有永久的意义和价值。

46. 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我们特别仔细地研究了秘书长报告中的有关部分。在这部分报告中，秘书长以其一向所具有的明晰性和预见性提出以下看法，即维持和平行动本身并非目的，而只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塞浦路斯问题正是这一事实的例证。事实上，维持和平行动只是走向和平解决的第一步。

47. 阿根廷代表团热烈赞同秘书长的这种看法。我们也认为，为了取得具体的效果而采取缓冲的手段来解决问题，而不同时提出能并行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不是有助于维持国际和平和安全的一种有效办法。事态的进展证实了我们的预测。我们这样说，并不是要求情况一旦出现，必须立即想出最好的和平解决的办法。我们的意思是，如果我们认为维持和平行动有助于创造安定局势的各种必要前提，那么只有在维持和平行动与采取各种调解措施齐头并进的条件下，其结果才会是富有成效的。有时往往由于情况紧急，需要采取迅速的行动，例如决定派遣和平部队。作为一个具体的决定来说，这种决定虽然是可取的，但就选择

旨在调解分歧意见的理想办法而言，这种决定却并不是那么可取的。

48. 我们认为，下述情况是一个吉兆，即在塞浦路斯问题上，在采取维持和平行动和和平解决措施的同时，秘书长的特别代表也正在遵照秘书长的最近指示进行斡旋。我们注意到，塞浦路斯双方以及希腊和土耳其两国的总理和外交部长都表示了要与特别代表合作，并反复重申了他们愿只采用和平手段以求解决他们痛心的问题。对这种表示了高度的责任感和明智的政治家风度的消息，我们不能不表示欢迎。

49. 现在我们要对安理会刚才通过的决定简单地讲几句话。维持和平部队必须继续留驻塞浦路斯。在此出席会议的所有代表团都考虑过采取类似的措施。这个措施也是秘书长所推荐的，我敢说，他推荐这个措施的方式是引人注目的，因为他说，为了避免恢复灾难性的暴力行动和冲突，这项措施是必不可缺的。

50. 我们共同提出的决议草案包括了达到预期目标的各种要素，而此决议草案的一致通过，正显示了这个决议是一个适宜的解决方案。我们认为，回顾一下秘书长在其报告的结尾所说的话是适宜的。他表示希望，在这一期限结束以前所取得的进展将使联合国部队撤离或大量削减成为可能。

51. 再谈一谈关于联合国部队延长留驻所选择的期限问题。这项决议规定联合国部队继续留驻六个月，即至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为止，而不是象上次决议中所规定的那样留驻三个月。我们相信，时间将证明，这是一个明智的决定，因为它为取得审慎的、最后的结论提供了种种必要的条件。

52. **松井先生**(日本)：现在我们已经一致地决定联合国驻塞浦路斯部队的留驻时间延长六个月。日本代表团非常高兴地投票赞成这一行动。我们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们如刚才通过的决议的实施部分第3段所提到的，“殷切地希望在这一期限结束以前，在走向问题的解决方面将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从而使撤离和大量削减驻军成为可能”。

53. 值此之际，我要强调指出，联合国部队虽然确实已经成功地执行了它的任务，实际上却正如秘

书长在其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联合国部队只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其本身并非目的。这支部队只能协助维持一种对和平解决塞浦路斯问题有利的气氛。因此，我们感到非常鼓舞的是，最近希腊和土耳其两国政府已经开始在布鲁塞尔就塞浦路斯问题举行双边会谈，而且还可能在其他地点继续会谈；此外，贝纳德斯先生根据他所承担的新职责，已经并将继续进行斡旋，促进有关方面解决塞岛的各种局部问题或整个塞浦路斯问题。

54. 我们充分地估计到，所有这些努力要取得和平解决的成效，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鉴于这个理由，同时考虑到制订计划并使工作取得成效，日本代表团才同意了联合国部队的留驻时间延长六个月。我们真诚地希望，而且我确实认为我们所有人都有权希望，随着联合国部队继续留驻六个月，塞浦路斯将出现一种平静的气氛。我还认为，我们大家有一切权利期望，在此期间有关方面将最终以和解精神解决其分歧，从而最后给塞浦路斯人民带来真正的和平。

55. 在结束我的发言时，我谨向秘书长及其工作人员，以及秘书长的特别代表在促使解决塞浦路斯问题上所做出的不倦的努力表示敬意，并对联合国驻塞浦路斯部队全体军事人员和文职人员所表现的勇气和坚忍不拔的精神表示赞赏。

56. **德博斯先生**(荷兰)：很抱歉我要再一次发言。这次我想解释一下我的代表团为什么投票赞成我们刚才通过的决议。

57. 荷兰代表团作为第二二〇(一九六六)号决议的发起国之一，在今年三月十六日曾经同意把联合国部队驻塞期限再延长三个月。在这样做的同时，我的代表团就曾提醒安理会：我国政府当时的立场是，现在也仍然是：“我们将来是否决定继续捐助和捐助多少都取决于”联合国秘书长所说的“是否有迹象证明认真地去解决冲突的起因并在解决问题方面有所进展”。〔第一二七五次会议，第75段。〕

58. 由于当时没有这样的迹象，因此为联合国部队提供军事和财政援助的某些国家，曾经对继续做出它们的努力有些迟疑。尽管如此，它们还是做了努力，安理会也决定把维持和平部队的驻期延长三个

月。安理会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它确信，这支部队的留驻仍然是有益的，同时有关方面将遵照当时决议中提到的安理会的敦促，“作出坚决的努力以达到安全理事会的目标”；同时，安理会所以这样做，也是因为它“殷切地希望到这一期限结束时，在解决问题方面将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59. 今天，秘书长关于从三月十一日到六月十日这段时间局势的报告不幸表明，到目前为止尚未取得这样实质性的进展。秘书长在报告第2段中甚至指出：“在对峙地区，紧张局势已经加剧”；在第174段中他又进一步指出：

“双方继续倾向于坚持其固守的立场，并附加越来越多的条件，这样就使得本来在较小范围内可以解决的问题越来越复杂化。这种倾向是无视完全恢复正常状况对双方人民的明显好处，但却带有这样的含义，即塞浦路斯的希土两族人民都是那些以他们的名义采取不妥协立场的人的人质。他们都是那些没有决心为了和平解决问题而把他们的立场观点互相协调起来的人的牺牲品。”

60. 秘书长对当前局势的这种略带悲观的估计，是使我们代表团深感关切的原因。我们完全赞同秘书长在其报告第172段中表示的意见：“……为了有力地推动局势朝着解决问题的方向发展，也许需要在最高一级作出努力来解决这个旷日持久并继续对东地中海和平及稳定造成威胁的问题。”

61. 幸而，近来已有某种为了达到安理会的目标而作出坚决努力的证据。我的代表团高兴地欢迎土耳其和希腊两国外长在一周前，即在六月九日发表的联合公报，宣布他们已就举行一次秘密对话所要采取的程序取得了一致意见，以便毫不拖延地促进和平地协商解决塞浦路斯问题和影响两国关系的其他问题。这种会谈现已开始这一事实本身，就证明了双方有真诚的愿望促进这个问题的解决。

62. 正是根据这一新的有希望的事态发展，把联合国部队驻塞浦路斯的期限再延长六个月一举看来才是合理的。我的代表团高兴地看到，这个决定已经一致通过。我们希望这次延期应该给各方面留下充分的

时间来制订一项协定。在这种情况下，我的代表团希望并且相信，如果可能的话，这将是联合国驻塞浦路斯部队的最后一次延期。

63. 联合国部队驻在塞浦路斯现在已经两年多了。这对原来定为和现在仍被称为紧急部队的这支部队来说是为期太长了。因此，如果安理会现在把联合国部队驻塞浦路斯期限再延长六个月，我们认为，做出这样决定的根据只能如决议中所阐述的那样，是殷切地希望在该期限内，在解决问题上将会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以便到这一期限结束时，可以开始分期撤军。为此，我的代表团才共同提出这个决议草案，并且高兴地投了赞成票。

64. 关于下一阶段的经费问题，我的代表团愿意支持秘书长对至今没有为联合国部队的经费捐过款的所有会员国甚至就在现在为此进行自愿捐款所作的再一次呼吁。秘书长在报告中再次指出，该部队的经费继续出现很大的亏空。尽管从三月份以来，又有一些国家自愿捐款，但到今年六月二十六日为止，亏空总额仍略大于三百万美元。

65. 我国政府关于捐款的立场如下。鉴于这支部队对于维持塞浦路斯和东地中海的和平的重要性，荷兰政府过去曾为其经费总共捐款八十四万一千美元。然而，我的代表团以前就曾几次指出，今后捐款的数目要取决于直接有关的各方通过谈判取得和平解决的进展程度。鉴于目前的局势，荷兰政府仍然决定再自愿提供两笔捐款，不过数量上有所减少，一笔是为三月二十六日到六月二十六日目前这三个月提供的捐款；另一笔是为未来的六个月提供的。我不得不再说一句，我国政府的意向是：如果目前的僵局持续下去的话，这将是荷兰提供的最后一次捐款。

66. 然而，我的代表团表示热切地希望联合国部队的这次延期将使得有可能取得如下的进展，即到一九六六年结束时，也能结束、或至少是开始结束联合国驻塞部队；尤其能够结束塞浦路斯人民所经受的动乱和冲突的痛苦年代。

67. 贝罗先生(乌拉圭)：主席先生，首先，我谨向你对我恢复健康和重返安全理事会表示欢迎的话和良好的祝愿表示感谢，我想用我对世界健康的良好

祝愿来答谢你的关怀。我象征性地使用医学上的用语和人道主义者的字眼来表达世界各国人民的和平共处。

68. 我奉我国政府的指示，投票赞成由安全理事会非常任理事国所提出的延期的建议，荷兰代表已经代表这些国家作了发言。我投票赞成这一建议，但是我想回顾一下我在一九六六年三月十六日安全理事会上所作的发言，当时，我们赞成延长三个月。我这样做，不是为了证明我是一个高明的预言家，而仅仅证明，我当时那么说而且现在又重复这些话是对的。其中，我说过：

“我对秘书长的忧虑深有同感”——我们尊敬的秘书长，我可以这么说，我希望象其他代表团所做的那样，再一次对他在执行艰难的使命中所表现出来的热诚、智慧、献身精神和不屈不挠的毅力表示敬意——“我称赞他的努力，我对他完整的、详尽的报告表示祝贺。这个报告使我们所有的人，其中包括我们当中最近才参加安全理事会、因而不可能详尽地了解塞浦路斯问题的人，能够得出一个看法。我也意识到了那些资助联合国驻塞浦路斯部队的国家所作的努力，联合王国和日本代表非常生动而又雄辩地向我们谈到了它们的努力。秘书长的报告和他今天在会议上的讲话中同样地提到了这一点。”〔第一二七五次会议，第 86 段。〕

69. 后来，我还说了另外一件值得回顾的事情。我指的是三个月以前通过的第二二〇（一九六六）号决议第 2 段中的呼吁。我在宣读我们当时要表决的决议草案时曾说过，这个决议草案“敦促有关各方在行动上要保持最大的克制，并且为实现安全理事会的目标而做出坚决的努力”。我还在最后一段表示“殷切地希望到这一期限结束时”——即三月份通过的三个月期限——“在走向问题的解决方面将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70. 几分钟以前，荷兰代表和法国代表说了同样的话。然后，在这里与我的座位相邻，在拉丁美洲是我国的邻邦的阿根廷代表，也表示了同感。难道我们在最近两年中，可能是如人们用法语所说的那样，一

直在变临时性的东西为永久性的东西？这就是我在三月份的发言中所指出的问题，当时我说：

“让我们不要认为我们用这些已通过 的暂时延期的办法，就能间接地对问题本身加以解决。重要的是，我们不要在三个月后又来开会通过再次延期的决议，而是……作出一个最后的……决定。”〔同上，第 90 段。〕

这个决定必须一定有利于确保塞浦路斯人民能够自由表达他们的意志，以便在没有任何形式的压力下，和完全没有必要在塞浦路斯驻扎联合国部队的情况下，使他们的独立变为一种有宪法保证的现实，使塞浦路斯能建立起真正的代议制的民主制度。

71. 我在那次会上的发言中还说过：

“总的来说，我认为我们安全理事会各理事国，一定要以一种符合我们在这一事件上所负的责任的方式来行事，并且，我们必须一劳永逸地决定处理和解决有关塞浦路斯共和国的基本问题，这不仅是因为我们考虑到法律的原则和规定，以及由于塞浦路斯问题而产生的紧急事件所导致的政治现实，而且也是因为考虑到联合王国和日本的代表，当然还有联合国秘书长本人在发言中恰当地阐述过的其他一些财政原因（当我们考虑到这一问题时，这个惊人的财政亏空就象一块大石压在我们心上）。”〔同上，第 91 段。〕

我是在谈到塞浦路斯的实质性问题，即使塞浦路斯成为一个自由、独立并能掌握自己命运的国家的问题时说上述那番话的。

72. 在我们今天通过的决议实施部分第 3 段写着“殷切地希望在这一期限结束以前，在走向问题的解决方面将能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从而使撤离或大量削减驻军成为可能”。如果秘书长在这里能够说，“殷切地希望在这一期限结束以前，塞浦路斯人民能够通过行使作为主权的最本质的东西的制宪权而实现自决”的话，那么，我是会感到更加高兴的。

73. 我不想占用安理会更多的时间，但是由于联合国大会已经结束，我们未能同它正式接触，因此我国政府已散发了一封有关联合国大会第二〇七七

(二十)号决议的信件，它包含了乌拉圭共和国国务会议的决定。决定说：

“乌拉圭所以投票赞成上述决议，是因为它认为此决议包含了一些积极的因素，这些因素会加强塞浦路斯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共和国的地位，而不致使其被另一个国家所吞并，这样就会促进和平和国家的完整，这对塞浦路斯人民和世界和平事业都是有益的。”

这就是我国政府为着解释其投票赞成该决议所想说的话。

74. 我还有几句话要说。现在我不想谈这一事情的实质。我们不应该这样做。我们已经一致通过了延期的决定。我们中的一些人，包括我自己，曾认为这一期限应该只限于三个月。我投票赞成六个月的限时，是把它看成是有利于和平的一种解决办法的。然而，事实是塞浦路斯需要宣布它自己为一个主权的国家。说实在的，我们学法律的人有责任区别宪章与宪法的不同，因为宪章有时也被不适当地叫做宪法。在历史上，宪章是君主们恩赐给他们的封臣的文件；而宪法则是人民为了依据其中规定的条文来掌握自己命运而制定的法律文件。

75. 塞浦路斯是独立的，因为它已经得到了联合国的承认；从国际的观点来看，塞浦路斯也是独立的，因为它已得到六十个国家的承认。尽管如此，它仍然未能行使它的主权中最本质的东西——制宪权。它还没有起草它自己的宪法。这种权利已经写进了这一世界组织作出的、以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决议形式出现的几乎每一个宣布各国人民有自决权的决定之中。这就是我们期望塞浦路斯能够得到的东西，因为我们不仅热爱和平，而且也尊重法律。

76. 我对联合王国的代表表示钦佩，他的国家为维持驻塞浦路斯部队准备在财政上做出巨大的努力，同时他在结束发言时说，必须结束这种局面以确保和平。我想补充一句，这不仅是为了确保和平，而且也是为了确保法治，因为一个国家在人民直接行使主权把独立写进成文宪法之前并不是独立的。而塞浦路斯人民尚未行使他们的自决权。

77. 我希望我们能在未来的六个月内为塞浦路

斯问题获得一个政治上、法律上和制度上的解决办法。我希望我们能不再来到这里讨论塞浦路斯两族居民间是否还在打仗，或者联合国部队是否需要来调停生活在塞岛上的两族间的冲突等这些问题。我希望在未来的六个月内这些种族团体能达成谅解并统一起来，因为没有统一，就不可能有国家；而且，如果塞浦路斯要恢复和平，法律要付诸实施，安理会要履行它对世界的义务的话，也必须实现统一。

78. 戈德堡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主席先生，首先我愿意表示赞同你所说的有关我们的离任主席荷兰代表德博斯先生的话，和你对重新回到我们这里来的乌拉圭代表的欢迎，我也愿意表示支持他们对你的称赞。

79. 在谈到安全理事会就塞浦路斯问题所一致采取的行动的时候，我愿意对秘书长最近关于联合国在塞浦路斯的行动的报告表示赞赏。和往常一样，这份报告是清楚的、客观的和全面的。我们大家的确必须对秘书长、他的能干的特别代表和他的助手们所做的不懈努力表示感谢。

80. 此刻我也愿意提到，维持和平部队的新司令 I.A.E. 马托拉将军已经到达塞浦路斯。我知道这位卓越的军人和政治家一定会一如既往继续为塞浦路斯的和平事业作出有成效的努力。继维持和平部队的代理司令 A. J. 威尔逊准将出色地服务了一段时间之后，马托拉将军已继任指挥。我也希望代表我的代表团和政府维持和平部队的全体士兵在履行他们的艰巨任务中所表现的不懈的献身精神和专业技能表示敬意。

81. 今年我们已经是第二次开会来讨论塞浦路斯问题了。塞岛的现实使安理会再次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我们唯一负责的行动方针是延长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在塞浦路斯的驻期，这次是根据秘书长的建议和有关各方的希望延长六个月。我国政府过去一直支持、在这一延期期间将继续支持驻在塞浦路斯的联合国部队。我们所有的发言、投票和财政上的捐献，都证明了我们在这支部队使命的坚定信念；都证明了我们受安理会委托执行任务的那些人员的信任；而更根本的是证明了我们联合国最重要的职能——维护和平——所许下的诺言。

82. 在这方面,我们欢迎为维持和平部队提供了武装部队或警察的那些国家,特别是澳大利亚、加拿大、丹麦、新西兰、瑞典和联合王国所作的极重要的贡献,因为提到的这些国家自己承担着由此而来的很大一部分额外费用,而不要求联合国给予补偿。这种对联合国原则的实际支持,值得我们高度赞扬。

83. 在谈论这支部队的财政情况时,秘书长已经再次热切地呼吁更多的会员国自愿捐款。我国政府也希望那些以往曾支持过这支部队的国家以及那些过去没有捐助过的国家,都将作出新的自愿捐献,同时我们希望这些国家都能认识到这样做也是可能的。我国政府特别注意到并且欢迎尼日利亚代表在捐款方面所作的宣布,尼日利亚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尽管有许多问题有待解决,还是做出了实际表示来支持联合国这一极为重要的维持和平的努力。

84. 鉴于塞岛上长时期的僵持状态,我国政府,正如一些代表特别是荷兰代表和这里的其他几位代表已经提出的那样,感到需要再次呼吁加强切实的努力来缓和紧张局势,并达成一项和平和一致同意的解决办法。我这样讲时,是适当考虑到我们大家都承认的这一争端所涉及的问题的巨大复杂性,以及这些问题所引起的沉重心情的。

85. 但是我们必须对这样一种局势的危险性予以应有的注意,这种局势的特点,用秘书长的话说,就是“对峙地区的紧张局势加剧了”。〔S/7350,第2段。〕因此我国政府热烈赞同秘书长对塞岛负责的领导人发出的明智的呼吁,要求他们尽其一切所能来防止暴力和挑衅行动的增加,以便塞浦路斯人民要求恢复正常状况的愿望得以实现,我坚信这种愿望是普遍的,是一致的。

86. 我相信,简短而又必要地引用秘书长的话来指出当前局势比较阴郁的一面,不至于完全遮盖住在塞浦路斯问题上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充满希望的那一面。我们对秘书长下述的话感到鼓舞:他的特别代表在其最近与塞浦路斯总统、副总统以及希腊和土耳其两国政府协商的过程中,已得到他们给予充分合作的保证。同样令人鼓舞的是看到希腊、土耳其两国政府已经着手就塞浦路斯局势以及希土两国整个关系问

题进行谈判。我们与秘书长一样,希望谈判能对这一问题的解决做出贡献。

87. 正如前面所指出的那样,几年前联合国在塞浦路斯采取了第一个重要步骤,就是结束了大规模的战斗,因此尽管潜在的紧张局势仍然存在,但联合国——这是它的巨大功绩——继续创造了一种气氛,使有关各方能够,而且必须举行谈判来探讨调节它们分歧的办法。在这一点上,我国政府必须再一次向秘书长表示敬意,这不仅是因为他非凡地处理了这一十分困难的问题——这只是一个实例而已——而且还因为他在争取和平的工作中对整个人类尽到了职责。

88. 至于塞岛的局势,虽然我们大家对最终的政治解决怀有遭到挫折的心情,但是,我们决不能因为时间的逝去,以及长期以来为探求一致同意的解决方案所作的努力没能取得某些引人注目的突破而感到完全失望。本安理会也许比任何其他组织和机构都更清楚地知道,寻求实现和平的工作是困难的,痛苦的,而且是进展缓慢的。当前主要的问题是,有关各方应当推进制定一项解决方案这一费力、艰难但又极为重要的工作。世界期望着他们这样做,世界有权期望他们这样做。在今后起码六个月的时间里,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将按照大家的要求留在那里,以维持一种有助于取得进展的气氛。这支部队能够维持和平,但缔造和平的工作却掌握在各有关方面的手中。美国强烈希望,这几个月的时间将为和平地、一致同意地解决塞浦路斯问题这一最终目标带来进展,安理会的全体理事国,事实上是整个世界,都强烈地期望着这一目标的实现。

89. 莫罗佐夫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对塞浦路斯问题的立场,安理会是很清楚的。苏联政府及其代表的声明,其中包括在安全理事会这里的发言,都一再阐述过这个立场。

90. 首先,请允许我指出,苏联的这种立场仍然同过去一样是有充分根据的,也是具有重大意义的。苏联过去一直认为,现在仍然认为,塞浦路斯问题的解决,必须基于尊重塞浦路斯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基于尊重希、土两族的合法权利。

91. 解决塞浦路斯的内部问题,应是塞浦路斯

人民自己的事情，这是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怀疑的。同时，塞浦路斯问题必须在没有任何外来干涉的情况下解决，这也是显而易见的。苏联过去一直反对、今天仍然坚决反对为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利益，背着塞浦路斯人民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一切倾向和企图。我们深信，为了确保塞浦路斯共和国的真正独立和完整，所有外国军队必须从其领土上撤出，所有外国军事基地必须拆除。

92. 正如我们已经听到的，今天安全理事会就秘书长关于一九六六年三月十一日到六月十日联合国在塞浦路斯的行动的报告，再次审议了塞浦路斯问题。众所周知，由于一九六四年三月四日第一八六（一九六四）号决议的第4段规定派联合国部队进驻塞浦路斯，所以苏联代表团在表决这一段时投了弃权票。苏联代表在安理会第一一〇二次会议上对那次投票作了适当的解释。现在没有必要去详细重复那个解释，只说这么一句也就够了，即我们现在完全坚持那个立场。

93. 尽管如此，正如大家所知道的，苏联代表团对一九六四年三月四日安全理事会所通过的整个决议还是投了赞成票的。今天我们对安理会刚通过的决议投赞成票，是以下列假设为出发点的，即延长联合国驻塞浦路斯部队的驻期将会严格遵守安全理事会第一八六（一九六四）号决议的各项规定；特别是该决议所规定的联合国驻塞浦路斯部队的现有职能和现行筹集经费的办法，即自愿捐献的办法，将保持不变。

94. **主席：**由于没有其他安理会代表要求发言，我想以**新西兰**代表的身分简单地说几句话。

95. 尽管如安理会有些代表已经指出的，在目前关于塞浦路斯问题的政治讨论中出现了某种令人鼓舞的因素，但是新西兰仍然关切地注意到，秘书长给安理会的报告中许多地方提到，塞浦路斯的实际情况是显著地恶化了。秘书长报告讲到一系列令人不安的具体事例，其中包括射击事件的次数显著增多，一些地区武装对峙的因素有所增加，在采取放宽对居民通行的限制等有利于正常化的措施方面毫无进展，甚至是后退了。用秘书长的话来说，这些事态发展都是“政府和塞浦路斯土族领导之间的基本关系令人焦虑

地趋于恶化的表现”。〔S/7350, 第173段。〕秘书长指出（荷兰代表也指出过），“……塞浦路斯的希土两族人民都是那些以他们的名义采取不妥协立场的人的人质。他们都是那些没有决心为了和平解决问题而把他们的立场观点互相协调起来的人的牺牲品”。〔同上，第174段。〕

96. 在我的代表团看来，事态发展的这种趋势同国际大家庭的合理愿望和希望正好相反，是非常令人遗憾的。相形之下，秘书长及其工作人员以及联合国驻塞浦路斯部队官兵所做的专心致力的工作就显得很突出了。

97. 既然从现有的一切情况来看，在最近的将来这一段时间联合国部队继续留驻塞浦路斯显然很有必要，所以，我的代表团共同发起了安理会刚通过的决议草案。考虑到一切有关因素，特别是考虑到秘书长的明确建议，我们认为这次延长六个月是合适的。

98. 几乎是联合国部队刚一建立，新西兰就给它派遣了一支民警部队。而且，我可以告诉各位，我国政府同意在安理会已通过的下一阶段继续保留这支部队，而且人数不变。

99. 最后，我愿意声明，新西兰政府仍不改变在第一二七五次会议上表示过的观点，即：第一本安理会有必要负责解决执行它的决定所需要的经费问题；第二国际大家庭有权期望安理会的活动能够促使直接有关各方为着实现和解做出更大的努力。

100. 现在我以**主席**的身分清塞浦路斯代表发言。

101. **罗西泽斯先生（塞浦路斯）：**首先我想讲几句话，对秘书长及其工作人员在困难的環境中所作的出色的工作表示高度的赞赏和敬意。这个报告是一个清楚易懂的文件，特别是如果和以前的几个报告联系起来仔细阅读的话，那么，这个报告已经充分揭示了塞浦路斯的局势和造成这种局势的种种原因，因为只对局势表示遗憾是不够的，还必须看一看造成那种局势的原因，这样才能找出消除这种原因的可能性。而这一点已在报告中得到了充分的说明，尽管它是以婉转的外交方式提出来的。主席先生，特别在你说了那些很中肯的话之后——我要对你谈到这些事实表示感

谢——我将只引用报告，自己不作任何解释，让报告本身来说明有关局势恶化的问题，特别是在正常化方面尚无进展的问题。

102. 报告本身清楚地表明，联合国部队一直在做着建设性的工作。在此，我希望说明，我们是多么高度地评价这项工作，并对秘书长，同时通过他对马托拉将军和威尔逊准将所作的努力，以及对秘书长的特别代表贝纳德斯先生表示我们的谢意。

103. 当然，情况是困难的，因为塞浦路斯问题是复杂的，而且它的复杂是人为的。一旦人为地介入一种局势，那么，复杂的问题就变得更复杂了。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可以满意地看到，这个问题实质上是简单的，因为从根本上来说，没有什么东西把塞浦路斯人民分裂开来，尽管他们目前表面上是互相敌视。

104. 为了使问题得到解决，就需要塞浦路斯人民自己有和解的诚意和愿望，因为塞浦路斯问题只能由塞浦路斯人民自己而不是别的人来解决。占多数的希族人和占少数的土族人应该认识到——无疑他们是认识到的——存在着许多应当使他们为了共同的利益而团结起来的東西，而实际上并不存在任何使他们分裂的东西。

105. 我们认为，我们应该花上一点时间，如秘书长在他的报告中所说的那样，心平气和地、冷静地研究这个问题，看一看能为塞浦路斯局势做些什么，而不是掉眼泪。我们应该了解，麻烦的原因来自何方，如果可能，就阻止它；如果可能，就建议改变它。

106. 我认为，要是没有外来的干涉——分裂性的干涉——那么过去和现在在塞浦路斯根本就不会发生问题。塞浦路斯人民希望在和平、和睦与合作中共同生活。这在秘书长一九六六年三月十日关于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九日至一九六六年三月十日这一时期的情况的报告中已提到了。报告说：

“最近有一系列迹象表明，塞浦路斯的希族人和土族人对于恢复正常状态和解决塞浦路斯问题，都越来越不耐烦了。可以期望，这个因素对于正在为谋求解决问题而作的努力也许会产生积极的影响。”〔S/7191，第148段。〕

因此，和解的意愿是有的，而局势的恶化显然是一种

人为造成的状况，这种状况不是塞浦路斯人民自己造成的，而是一种外来的影响所造成的。然后，秘书长又在这次报告中提到那种显而易见的“塞浦路斯老百姓要求完全恢复正常状态的热望和急切心情”。

107. 面对着这种情况，究竟是塞浦路斯人民应该对当前的局势负责呢，还是外国干涉——分裂意义上的外国干涉应该对此负责呢？

108. 让我们来看一看关于正常化的情况吧。正如秘书长在其报告中说明的那样，正常化的核心是通行自由，可是通行自由目前是什么情况呢？当然，它受到了武装防御工事和对峙危险的影响。秘书长在其报告中写道：

“关于正常化问题，可以提到的是……主席曾提议应当考虑这样一个计划，即除了海防之外，所有的防御工事、检查站以及军事哨所，无论是政府的或是土族人的，一律予以撤除。这样才能恢复完全的通行自由，其中包括希族人进入土族人住区的自由。”〔S/7350，第93段。〕

109. 但是土耳其领导人竟然拒绝接受这项提议。土耳其领导人代表了塞浦路斯土族人民的愿望吗？如果我们看一看秘书长关于塞浦路斯希、土两族人民都渴望恢复正常化局面的报告，那么我对此表示怀疑。

110. 那么通行自由的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呢？一些地方是塞浦路斯土族人的住区，其余的地方则是塞浦路斯政府管辖下的共和国领土。共和国内所有在政府管辖下生活的土族人都有通行自由，他们占全部土族人口百分之六十左右，他们通行无阻，非常自由，一点问题也没有。可是成问题的是那些居住在土族住区内的土族人。

111. 这些土族人从土族住区出来进入其他地区时，除了在某些情况下，如在科基纳地区，因为那里的局势关系，他们必须受到一定检查之外，他们都可以自由通行，愿意到哪儿去就到哪儿去。最近，在尼科西亚地区他们必须受到检查，因为已有充分的证据——甚至通过法庭——证明炸弹、炸药和武器是从尼科西亚地区来的，因此必须注意治安问题。但是如果通过搜查，肯定他们没有携带爆炸物，他们就可以自由通行，而且他们已经大批地出来了。然而，任何一个塞

浦路斯希族人也不能进入土族地区，如果塞浦路斯希族人要进入土族地区，他们便会遭到杀害或被打成残废，或者会遭到其他不幸。但仍不许他们进去。尽管土族住区存在着邮政问题，然而他们仍不让邮件得到正常投递。政府和联合国部队曾建议允许邮递员进入土族住区投递信件。难道邮递员还有什么危险吗？然而邮递员也不许进去，这样就剥夺了土族住区内的土族人的通信权利。

112. 那么，邮递员的危险何在呢？危险在于：邮递员每天挨家挨户去总要说话。他们会谈到另一边的情况，他们会说，那边并没有什么可怕的东西。这样，他们就会成为互相了解以及正常化的纽带。这就会前进一步，而这是必须防止的。因此邮递员绝对不许进入，如此等等。我不能一一细说了，但这些都是报告里讲的情况。

113. 虽然关于土族人在希族地区的自由通行问题还可以讲很多，但实际上土族人在希族地区通行所受到的唯一限制却是土族住区内的土族当局实行的限制。土族住区内的土族人不得自由出来。如果他们一定要出来，他们必须得到专门批准，而且严格限定时间，还得按时返回。所以土族人哪里有通行自由呢？他们除了受土族人威胁之外，还受谁的威胁呢？

114. 还有，我在安理会一九六五年十二月的会议上曾宣读过〔第一二七〇次会议，第43段。〕受到一个土耳其恐怖组织惩罚的塞浦路斯土族人的名单，惩罚的理由是这些塞浦路斯土族人与希族人有过关系，做过生意，或是谈过话。可见，显然有人反对和阻挠局势的正常化。我们对此感到遗憾。也许现在是重新估价这种局势的时候了。我们希望新的精神能占上风，这样就可以让（而不是促使）塞浦路斯人民相互协作，共同生活，解决他们的问题；就可以让他们朝着局势正常化的方向前进；就可以正如秘书长在他的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让他们去做他们渴望要做的事情。

115. 美国代表在第一二七〇次会议上说过，现在需要的是“一种紧迫感与和解的意愿”。嗯，和解的意愿是存在的，但是受到了阻碍。现在应由本安理会及其每一个理事国运用它们的影响去消除塞浦路斯人民渴望的和解所遇到的障碍，使问题能够得到解决。

116. 当然，在防御工事方面引起的一些问题是难办的，这些问题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必须为对外防御进行必要的准备。正如我们在斯卡拉所看到的情况那样，为了保卫该岛免受外来袭击而在岛上修筑了重型工事。联合国秘书长在他的报告中明确谈到，对外对袭击的防御不能认为是进攻，也不能作为报复的借口，构筑对外防御工事乃是每个国家的权利。遗憾的是目前存在着一种来自外部的威胁，这就使得对外防御成为必要。可是，就象这一回的情况那样，当我们刚修好一个对外防御工事，土族住区的土族防御部队就企图占据一个能够控制和监视那个沿海防御工事的阵地。他们心中盘算的是，一旦发动入侵的时候，这个沿海防御工事就处于一种受到交叉射击的地位。这就是问题之所在。

117. 如果我们看看斯卡拉和坦普洛斯的局势，我们可以看到，这里也有同样的理由建立沿海防御设施。我已说过，联合国部队认为这种设施是合法的，它对塞浦路斯土族人并不是一种威胁。塞浦路斯土族人硬说它是一种威胁。这并不是理由，理由是他们想叫我们的沿海防御设施中立化，如此等等。这一切都是外来干涉的威胁所造成的结果。

118. 正如大家在安理会上所指出以及乌拉圭代表所清楚说明的那样，塞浦路斯问题是塞浦路斯人民自己的问题，外国不应干涉。一旦让塞浦路斯人民有决定他们自己前途的自由时，这个问题就会解决。他们现在还没有实现自决。自从联合国成立以来，五十个新取得独立的国家已参加了联合国，所有这些国家都已经实现了正常的自决，只有塞浦路斯除外。这些国家都已经正常地由大多数人来作出决定，由大多数人来管理国家，只有塞浦路斯除外。这种反常现象正是由此而产生的。

119. 塞浦路斯的宪法是由外来力量强加于它的。正如乌拉圭代表一针见血地指出的，塞浦路斯人民一直没有象其他国家人民那样举行过立宪会议来决定他们的宪法和他们的前途。他们的宪法是外来力量强加于它的；因此就出现了这种反常现象以及由此产生的麻烦。让塞浦路斯全体人民来规划他们的前途吧。只有这样，在塞浦路斯，在该地区，在世界上才会有和平。

120. 由于塞浦路斯地处三大洲的交通要冲，它在过去多少世纪以来一直是战争的会合点。各种民族和各种文化在这里互相冲突，有的在争夺统治权的斗争中被同化了。今天，在这个战争已被消灭的核时代，在这个联合国的时代，在发扬我们的时代精神的情况下，塞浦路斯由于它的地理位置，满有可能成为国际谅解与和平的会合点。塞浦路斯人民殷切地为他们自己谋求和平与自由，也为全世界谋求和平与自由。这就是联合国应当首先关心的事情。

121. 我们参加过联合国大会，我们曾经要求做出一项决议确认塞浦路斯的完全独立、领土完整、统一和主权，同时要求做出一项决议，号召所有国家不要对塞浦路斯进行干涉。外国干涉在塞浦路斯是一种祸患。外国干涉不仅在塞浦路斯而且在世界其他地区也是一种祸患的这一事实，在联合国大会第二十届会议上所通过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关于不容许干涉各国内政的宣言〔第二一三一(二十)号决议〕中已有所反映。因此，根据特别适用于塞浦路斯的第二〇七七(二十)号决议和反对干涉的宣言，塞浦路斯要求不应对其内部事务进行任何干涉。我这里所讲的干涉是指分裂人民的干涉，不是指联合国的干涉，联合国的干涉是有助于解决问题的干涉，这种集体的干涉能促使实现和平与安宁，因而是受欢迎的干涉。我所讲的干涉是指给塞浦路斯带来战争的那种干涉，这种干涉我们相信是一定会被击退的。我们希望，我们正在向着更有理性和更充分地认识这个问题的阶段前进，以便确保地中海的这一部分地区和全世界的和平与安全。

122. **主席：**我现在请土耳其代表发言。

123. **埃拉尔普先生(土耳其)：**我现在发言感到有些不安。现在时间已经很晚，我想安理会代表们会担心我说不定还要对罗西泽斯先生刚才所提出的人们早已听惯了的指责进行长篇的反驳。如果我们阅读一下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大会第一委员会会议的逐字记录，我们会发现，他今天的发言一点新鲜的东西也没有。所有这些论调和无根据的指责在此以前早已提出过，对此我不屑于逐一反驳，免得各位代表听起来活受罪。

124. 此外，安理会刚才通过了一项决议——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十分明智的决议——号召大家为实现安全理事会的目标而努力。这些目标是大家所熟悉的，就写在第一八六(一九六四)号决议上，这就是：促进塞浦路斯问题达成一项和平和一致同意的解决办法。现在来讨论问题的实质是徒劳无益的，是不可能有什么价值的。尽管如此，如果认为罗西泽斯先生不会借此机会令人厌烦地重弹他那些毫无根据的论调，那就未免希望过高了。

125. 只有一件事还需要说清楚。看来罗西泽斯先生的主要论点是：如果不是由于某种外来的影响，塞浦路斯人民本来是能够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的。我完全同意他的观点。我认为正是这种外来的影响才使得塞浦路斯问题几乎变得无法解决，而这种外来影响就是希腊的扩张主义。这是麻烦的根源。真的，正如苏联代表所说的，如果允许塞浦路斯人民自己作出决定，那么，非常可能他们会投票赞成继续作为一个独立国家而存在。但是冷酷无情的“意诺西斯”运动不让塞浦路斯人民这样做。我们过去已经看到了这一点。塞浦路斯希腊族领导人的几次声明使人对此毫不怀疑。正是由于这些声明，包括乌拉圭在内的一些国家才写信给秘书长明确指出，它们认为联合国大会第二〇七七(二十)号决议的要旨在于主张塞浦路斯继续保持独立和领土完整。这就是麻烦的根源。如果我们能够避免那个外来影响，那个冷酷无情的“意诺西斯”运动，我们就能解决塞浦路斯问题。

126. 罗西泽斯先生对秘书长公正的有充分论据的报告作出了他自己的评价，在评价时，他当然是曲解了报告的原意。我不准备详细谈这点。我只想揭露一下关于炸弹事件的一种说法，这些事件已被用来作为最近封锁尼科西亚土族地区的一个借口。我想，世界舆论到现在已很清楚，是谁应该对这些炸弹事件和今年六月一日在塞浦路斯所发生的事件负责。

127. 就炸弹事件的情节而言，这显然是塞浦路斯希腊族人之间同类相残的一个表现，在这方面我只想引用最近在雅典揭露出来的一封信中的几段话。安理会代表们可以回忆一下，塞浦路斯国民警卫队总司令兼希腊占领军总司令格里瓦斯将军和马卡里奥斯大主教为一方，同斯特法诺普洛斯首相为另一方之间的

信件被盗事件。雅典各报已于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登载了这些信件的全文。格里瓦斯将军的信中涉及在尼科西亚塞浦路斯希族人地区发生的炸弹爆炸事件的那几段是这样说的：

“在尼科西亚发生了两起炸弹爆炸事件。我有把握地说，乔加吉斯部长”——指塞浦路斯内政部长——“知道是谁放置了这些炸弹。我之所以有把握是因为：

“1. 在塞浦路斯的各个城市发生了多起炸弹爆炸事件，其凶手至今尚未查明。

“2. 乔加吉斯曾在我面前承认，大部分炸弹是利萨里泽斯医生”——利萨里泽斯医生是马卡里奥斯大主教的私人医生——“手下的人放置的。尽管乔加吉斯承认了这一点，然而他未逮捕任何犯罪分子。关于这件事我写了一份详细报告，该报告已由国防部存档。

“3. 说塞浦路斯警察没有能力逮捕放置炸弹的人，这是难以令人置信的。”

128. 我认为这足以说明炸弹事件的真相，并说明这些事件是如何被用来作为封锁尼科西亚土族地区的一个站不住脚的借口。封锁这个地区，其唯一目的是显示武力，并破坏希腊和土耳其两国政府为了找到一个能为有关各方所接受的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办法已经开始的建设性努力。

129. 我认为有必要针对乌拉圭代表的发言把一个问题说清楚，其他问题就不细谈了。安理会为了塞浦路斯问题开了几次会，乌拉圭代表对于这些会议是比较生疏的。但是，如果乌拉圭代表阅读一下过去几次会议的记录，他就会发现，我已把他所提到的两点说得非常清楚，一点是塞浦路斯人民的自决问题，一点是塞浦路斯的宪法问题。

130. 过去我曾说过，现在我再说一遍，塞浦路斯人民已庄严地行使了他们的自决权。他们已通过他们的领导人行使了他们的自决权，这些领导人通过了宪法，根据这部宪法他们参加了投票，而且以获得大多数选票当选。自决权并不是每隔一天就来行使的一种东西。塞浦路斯人民已在充分自由的情况下行使了自决权。他们通过行使自决权选择了独立、领土完整、

主权和内部统一；他们目前享有这些权利；如果不是由于目前塞浦路斯希族领导人决心要取消塞浦路斯独立，并把塞浦路斯投入希腊的怀抱的话，他们今后仍将享有这些权利。

131. 至于宪法问题，塞浦路斯已有宪法，这部宪法是希、土两族领导人以及有关国家的政府费了很大力气制订出来的。塞浦路斯共和国现任总统曾庄严宣誓拥护这部宪法，但他现在却无视其誓言，并公然宣称，他毕生的志向过去一直是，现在仍然是“意诺西斯”。

132. 我希望我刚才的简短发言能把上述两点说清楚了。如果还有什么需要澄清的话，那就请看本安理会和联合国大会主管委员会的记录。

133. 最后，我也认为我有责任向秘书长和他在纽约的亲密助手，向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特别代表，向联合国部队及该部队的民警部队的官兵，向为维护塞浦路斯和平的行动提供人力和财力的国家，表达我国政府和我的代表团的衷心感谢，感谢他们致力于维持塞浦路斯的和平，致力于为这个争端达成一项和平与一致同意的解决办法铺平道路。我还要向卓越的联合国部队司令马托拉将军表示最良好的祝愿。我们完全有理由希望他在执行这一微妙的任务中，将遵从他的两位前任的杰出的军人兼外交家，即前任司令和前任代司令的传统。

134. **主席：**现在请希腊代表发言。

135. **利亚蒂斯先生(希腊)：**主席先生，出于对你和安理会代表们的应有尊重，自然我不打算在这么晚时间就塞浦路斯问题进行任何实质性的讨论。实际上，人们正在根据我们这个国际组织的各项原则，以及关于土耳其和希腊两国政府应设法帮助使塞浦路斯问题得到恰当的、公平的和妥善的解决的建议作出新的努力。因此，我不想说任何可能不利于这种努力的话。我也不想就我的老朋友埃拉尔普先生提出的什么泛希腊帝国主义的图谋、倾向和政策等等的指责发言，但我要不客气地指出，这种指责是荒谬可笑的，只有患狂想病的人，或者是苦于要为其其他事情进行辩解的人，才会想出这样的名堂来。

136. 我只想表示这样的希望，即我国政府过去

一贯表现出的和现在所表现的善意和决心，能够促使对方也表现出善意和决心，这样，我们就在联合国部队继续留驻塞浦路斯的六个月这段时间内取得建设性的成就。我们希腊人对此寄予期望。

137. 我要借这个机会向联合国表示我们深切的感谢。自然，我们首先要特别感谢秘书长及其秘书处的助手们。我们也要感谢他的驻塞浦路斯特别代表贝纳德斯先生，感谢联合国部队的新任司令马托拉将军以及在蒂迈雅将军逝世后，曾任四个半月多代理司令的副司令，感谢联合国部队的全体官兵。最后，我们要感谢所有给联合国部队提供军队、警察和其他人员以及提供经费的国家。

138. 主席先生，你和安理会各位代表继续关注着塞浦路斯问题，对此，我向你们表示感谢。正如这里大家都知道的，这是我国同胞心中感到非常亲切的一个问题。

139. **罗西泽斯先生**（塞浦路斯）：我的发言很短。我很高兴地听取了土耳其代表的发言。真的，我愿意听他的发言。我之所以这样说，并不是因为我不喜欢他说的话。各种不同的观点我都同样愿意听，不论这些观点是谁提出来的。因此，他可以相信，他的发言并没有使我感到不舒服。他刚才发言时提到了几件事，我只想纠正他对其中一件事的说法。他谈到了炸弹事件，这是我没有提到的。我前面的发言不是答辩，因为我实际上没有谈到这些事件。但是，现在我不得不就炸弹事件说几句话。

140. 土耳其代表说，没有丝毫迹象证明炸弹事件是来自土族住区的人干的。但是，首先，我们有法国人米歇尔·韦斯的供词，他因为放置炸弹被法院判决有罪。他承认他从土族住区收到一千英镑，同时他还坦白，他和同犯是如何接受指示，如何放置炸弹，如何进入土族地区，又如何出来的。情况说得非常详细，而且这些话是一个最后被判有罪的人所说的，他不可能凭空想象出那么多东西。这个人被判处十二年徒刑。我们还有弗兰克·谢菲尔德和罗伯特·卡特赖特这两个英国人的供词，他们承认有人交给他们几颗炸弹，要他们放置在希族居民区。此外，我们还有优素福·优索福的供词，他承认自己有罪，因为他曾把

一颗炸弹交给乔治乌，叫他把炸弹放置在希族居民区。

141. 因此，既然证据具在，难道我们没有足够的理由，为了把事情查清楚，派警察进行检查，或封锁某一个地区吗？炸弹爆炸事件的发生地点，正是妇女和儿童聚居的地方，正是国内生命和安全最容易受到危害的地方。土耳其代表这一次的发言仍然是不讲道理的。他提出禁止人们自由进入土族居民区，而坚持希族居民区必须完全开放——后面这一条我们是同意的。他还认为，在国内不应实行检查制度，以免妨碍人家放置炸弹。这就是他实际上所要求的東西——不应妨碍这种放置炸弹的行为。

142. 土耳其代表说，格里瓦斯将军在他的信里表示对利萨里泽斯医生抱有怀疑。同时说，这件事是乔加吉斯先生告诉他的。但是，乔加吉斯先生事后不久发表了一个否认的声明，说他从来没有说过这样一件事。然而，重要的是，土耳其代表所指的格里瓦斯将军在信中表示怀疑的那封信是一月二十五日写的。格里瓦斯将军随后在三月二十八日给马卡里奥斯大主教写了一封信（写这封信是在米歇尔·韦斯坦白之后的事，那时土族派人去放置炸弹的整个事件已经被揭露了），他在信中写道：“我们现在知道是谁放置了这些炸弹。”因此，当整个事件被确凿的证据所揭露以后，在一月二十五日的信里所说的一切就全被三月二十八日的信所否定了。

143. 这样，在放置炸弹这个问题上不可能有什么怀疑的了。除了那些想使冲突在塞浦路斯继续下去的人以外，再没有别的人热衷于在希族居民区放置炸弹，去危害妇女和儿童的生命安全。而且值得注意的是，根据我这里所掌握的一个情况，有证据说明，放置炸弹的那个人所接到的指令原来是企图把炸弹放在塞浦路斯某些外国大使馆里的，其目的就是要使塞浦路斯和这些大使馆所代表的国家之间的关系恶化。除了想使塞浦路斯分裂，并使塞浦路斯和其他国家关系恶化的那些人以外，还有谁会做出这样的事呢？

144. 关于这点没有更多的话要讲了。主席先生，我感谢你给了我对上面那个文不对题的发言进行答辩的权利，因为这个发言使我感到有必要把事实的

真相全部揭露出来。土耳其代表在六月三日的信〔S/7337〕中也进行了同样的指责。以上也是我对他那封信的答复。

145. **埃拉尔普先生(土耳其)**：我很抱歉再次发言，但我的发言很简单，我必须纠正一个错误的说法。塞浦路斯代表说他没有提及炸弹事件。可是，如果他明天阅读一下这次会议的逐字记录，他就会发现记录中明明提到了炸弹事件。这就是我为什么不得不谈谈这个问题的原因。

146. 至于他刚才声称被放置在妇女和儿童聚居地区的这些炸弹问题，六月二日的塞浦路斯邮报是这样报道的：“这两颗炸弹只不过崩开了几锹土，连附近房子的窗户玻璃都没有震碎。”因为这些炸弹是由希腊人在希族住区放置的，当然要非常当心不使任何人受伤，而他们这样干的目的，就是为了利用这件事来作为后来采取那些措施的一种借口。

147. 同样意味深长的是，这些炸弹是在六月一日二十二时三十五分和二十二时四十分爆炸的。二十分钟以后，由内政部长乔加吉斯先生发表了一份冗长的公报。在这个公报里，他把炸弹爆炸事件的责任推到了土耳其身上。二十分钟的时间几乎是不可能写好一份声明并用打字机将它打好的。显然，这份声明是在炸弹爆炸之前就写好了的。这就是我要说的一切。

148. **主席**：现在安理会已经结束了这一议程项目的审议。经与安理会代表协商，安理会下一次会议，如无特殊事故，暂定在下星期二，即六月二十一日下午三时召开，届时安理会将讨论圭亚那提出的申请加入联合国的问题。

下午六时零五分散会

كيفية الحصول على منشورات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يمكن الحصول على منشورات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من المكتبات ودور التوزيع في جميع أنحاء العالم • استعلم عنها من المكتبة التي تتعامل معها أو اكتب إلى :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 قسم البيع في نيويورك أو في جنيف •

如何购取联合国出版物

联合国出版物在全世界各地的书店和经售处均有发售。请向书店询问或写信到纽约或日内瓦的联合国销售组。

HOW TO OBTAIN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may be obtained from bookstores and distributors throughout the world. Consult your bookstore or write to: United Nations, Sales Section, New York or Geneva.

COMMENT SE PROCURER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sont en vente dans les librairies et les agences dépositaires du monde entier. Informez-vous auprès de votre libraire ou adressez-vous à : Nations Unies, Section des ventes, New York ou Genève.

КАК ПОЛУЧИТЬ ИЗДАНИЯ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Издания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можно купить в книжных магазинах и агентствах во всех районах мира. Наводите справки об изданиях в вашем книжном магазине или пишите по адресу: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Секция по продаже изданий, Нью-Йорк или Женева.

COMO CONSEGUIR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Las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están en venta en librerías y casas distribuidoras en todas partes del mundo. Consulte a su librero o dirijase a: Naciones Unidas, Sección de Ventas, Nueva York o Ginebra.
